

戏剧资料辑

阔人的孝道

蒲伯英 遗著

中国戏剧家协会四川分会
《戏剧与电影》杂志社
编印

责任编辑 李兴普



四川省内部资料川新出图
准印证(89)字第241号

编辑 中国戏剧家协会四川分会
《戏剧与电影》杂志社
(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)
印刷 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印刷厂
(成都市青羊宫)
一九九〇年三月

序 言

一部戏剧作品，读完之后能给人以愉悦，给人以教益，已属不易，而由于作品的吸引，进一步了解到剧作家的思想、经历、人品使人肃然起敬，更是难得。但是，这确实是我读《阔人的孝道》后的真实感受。

话剧是1907年从西方传到中国的，迄今不过八十余载。而我作为一名专业的话剧工作者，已整整四十年了，也就是说，这八十多年的历史，有将近一半的时间，我至少可以算得一名参予者，因此虽然不才，对中国话剧界的元老、宗师、巨匠、自问还是略有所知的。但是，我应该坦白地承认，对蒲殿俊先生，虽曾有所闻，那只是因为他是四川辛亥秋保路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而对于他作为戏剧家，我却这一次因《戏剧与电影》编辑部出版他的作品和评传，才一睹真容的。

我感到惭愧，为自己的无知而惭愧；我也受到震动，为蒲殿俊先生的人格和成就而震动！

四幕话剧《阔人的孝道》，以那样辛辣的笔触揭露了一个暴发户的虚伪、粗鄙和贪婪，剧本结构巧妙、形象鲜明，语言生动，使那抨击黑暗、腐朽，呼唤光明、公正的主题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。如果考虑到这部充满艺术魅力的成功之作，竟是属于距今六十六年前的1924年，就更不能不为之击节叹服了！1924年，不仅对于中国的话剧事业来说，还处于

摸索、学习的幼年期，即使在政治上，推翻帝制也才十来年，军阀拥兵自重，“民国”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。但蒲殿俊先生的剧作，无论从思想上、艺术上都达到了今天看起来丝毫不逊色的高度，这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敬佩的。

蒲先生不仅是位剧作家，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戏剧教育家、活动家和理论家，（当然，他更是一位革命家），他本着“戏剧是引导人类向光明路上去的一颗明星、是打破旧中华传统的种种偶像的一种利器，是开垦世界的、人类的‘新中华’的一柄长锄”的宗旨，于1921年5月几乎与茅盾（沈雁冰）、郑振铎等人在上海办“民众戏剧协社”的同时，在北京与陈大悲办起了“新中华戏剧协社”，并创办了“协社”的“言论机关”《戏剧》月刊。1922年，他又出资创办了“人艺戏剧专门学校”，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话剧人才的学府，它为以后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！

也许，这里应该特别提到他于1923年5月17日为“人艺戏剧专门学校”首次公演所写的说明书上的一段话：“……欧美各国，所在都有国立或市立的剧场和戏剧学校，而我们贵国，不但政府不管这笔账，就是多数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人，也只是兴酣耳热的时候随便谈，实际上还是没管这笔账，区区几个穷措大把这笔账揽在头上，穷荷包掏得血肉狼藉的可怜不必说；而使多数人对文化上很重要的戏剧教育，永远持冷淡态度，实在不是社会前途之福。”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仍让人至为感动，没有如蒲殿俊先生这一批才华、人品出众的前辈的含辛茹苦、艰苦创业，坚韧不拔，奔走呼号，那有今天中国这个话剧事业的局面？作为后来的一代又一代

的戏剧工作者，作为已经生活、工作在“国立或市立”的戏剧团体中的我们，该从蒲先生那里学点什么，悟点什么呢？

这册《阔人的孝道》收集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《阔人的孝道》，蒲先生旅居美国，年逾八旬的女儿蒲耀琼女士从纽约寄来的《忆父亲》，和有关评介文字。蒲殿俊先生生平所著甚丰，即使剧作，也不止这一部，还有待继续寻觅。但即使这一本小书的编印，无疑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，因为它不仅弥补了一个空缺，还必将给后辈以人生的、艺术的启迪和教益。

庞家声

1990、3、成都



目 录

阔人的孝道（话剧剧本）·····	蒲伯英
一部现实主义的剧作	
——评四幕话剧《阔人的孝道》·····	许星荣
忆父亲·····	蒲耀琮
蒲殿俊传·····	兴普 永贞

阔人的孝道

蒲伯英遗著

【时代】

最近的某年。

【地点】

中国的一个都会。

第一幕

【登场人物】

- 丰玉兴** 当道的一位大官，四十五岁上下，浓眉大眼，很黑的胡须，神气粗率骄暴而惧内。
- 丰太太** 丰玉兴续弦的太太，二十五岁上下，旧家的女子，衣装淡雅，常带着抑郁牢骚的神气。
- 丰贵兴** 丰玉兴的胞弟，四十岁上下，体貌神气，都和乃兄仿佛，但较为和厚老实。
- 陆砚传** 现任的一个红官僚，丰太太的胞兄，三十岁上下，眉目清秀，神气很狡猾卑鄙。
- 菊枝** 费姓的女子 丰太太随嫁的丫头，十五岁上下，清秀伶俐，而性气微露执拗。

莺 儿 丰家新买不久的丫头，比菊枝小两岁。

崔 妈 丰家的女仆。

夏 妈 同

尚得魁 丰玉兴的马弁。

邱占龙 同

徐 奎 丰家的俊仆，二十岁上下。

【时间】

秋天夜晚的九点钟后。

【布景】

丰太太的卧室兼书房，外间露出大部份陈设很精雅的家具和书橱，壁间挂着很合宜相称的字画。里间在左边只露一面，床、桌、穿衣镜等等，由外间可以望见。右边角上有一道门。中间稍左一张大签押桌子，上面有电灯电话机各种文玩书籍和公牘文案。中间稍左一张方桌，四把小椅子。签押桌子两边各有一把大躺椅。

【开幕】

丰太太拿着一本书靠着外边躺椅上看。菊枝，坐在方桌左做文章。莺儿坐在右边写仿本。屋里空气很觉得幽雅。忽然外有皮鞋的声音，到门边止住了，徐奎从外边搭起门帘，尚得魁邱占龙跟在丰玉兴后面。到门口，丰玉兴进门，尚、邱在门外立正，徐奎随即放下门帘。崔妈夏妈由里间出来，给玉兴接

帽子马褂，打手巾，丰太太和菊莺俱不动。

丰玉兴 （向丰太太带笑的说）你这才叫“没事做洗黑炭”哪！（指莺儿）你这块黑炭几时洗得白，洗了这些日子了。（坐在里边躺椅上，崔妈递上雪茄烟，夏妈倒上茶，都退入里间。玉兴自己划洋火吸烟。）

丰太太 （看看玉兴，手里仍拿着书）你前边儿客散了吗？散了。

丰 散了，你为什么不到别人儿房里歇着去，也好玩儿，也好过烟瘾；总要赶这时候儿来我房里扰乱我的功课啊？

玉 我想给你说几句话。

丰 莺儿！

莺儿 唯！（回头向丰）

丰 你听见没哪？九点钟过了，你两张字还交不了卷吗？幸亏是叫你写仿本儿，要是叫你像菊枝一样做文章，心窝子里掏出字来，那该怎么样？哼哼，你不要真让人说准了，是一块洗不白的黑炭。

莺 还有两个字，不到不到，一个字还短两笔，快完了。（仍旧伏案写字。）

丰 菊枝呢？

菊 完了，完了，这就交卷。（起来走到丰面前递上卷子。）

丰 （接着卷子看。）噫！喔！

玉 （注视菊面。）你挨揍了吗？

菊 没有。

玉 眼圈儿这们红，没挨揍，为什么呢？

菊 我妈病了。
玉 你妈？你妈姓什么？多大岁数了？她在哪里？病了谁告你的？

菊 住在陆宅隔壁，就是太太娘家东隔壁的那个杂院儿。

玉 我问你妈姓什么呀！

菊 我姓费，我妈自然也姓费。

玉 她什么病，谁告你的？

菊 我哥哥。

玉 你哥哥？他怎么能告诉你，他敢胡窜到我宅里来？

菊 不，他一向在这儿厨房里打杂儿。

玉 哦！厨房里打杂儿的就是那费六儿吗？

菊 唯！

玉 你妈的病死得了吗？

菊 （带哭声说。）听说很厉害。

玉 你不靠她养活你，你又没力量孝顺她，死不死都不吃紧，值当得你这们伤心，真是傻东西！

丰 （抬头看玉兴。）你这算怎们一句话？穷人的妈也是妈呀！什么叫“死不死都不吃紧”？菊枝，你不要跟他费话，这就瞧你妈去吧，快去快回来，顺便看看我们老太太。这就去，不要耗晚了。（菊枝转身要走。）回来回来，你有钱没有？

菊 有两块钱。

丰 请大夫，抓药，一撒手就完了，两块钱。来，我这给你五块钱。（怀中掏钱给菊，菊接钱出门去。莺拿写的字来交，丰接着放桌上）你这两个字写得真

有功夫儿啊！（莺退出里间。）你要跟我说什么？
（问玉兴。）

玉 昨天那个电报稿子。

丰 在这儿啦！（在桌上取稿子给玉看。）

玉 （接稿子看。）怎么一个字儿都没改呀？

丰 用不着改嘛！

玉 总得改两个字儿才好，要不改，怕他们那些办稿的人瞧不起我。

丰 （冷笑。）得了，别麻烦了，拿去交他们发吧！
玉 来呀！

徐 奎 （在门外大声答应。）着！（进屋向玉兴立正。）

玉 （交稿子给徐。）交给余秘书去，叫他就发。你说：我看过了，可以对付，我没功夫儿改。（徐持稿子出，玉回头问丰。）还有那件合同稿子，请你费心，今晚上，至迟明天，定要帮我弄好。

丰 为什么这们着急呀，后天都不行吗？

玉 你忘记了，后天是什么日子啦！

丰 我怎么会忘记，后天是你们老太太的七旬大庆，唱戏，对不对？

玉 你这又算怎么一句话啦？我的老太太，不是你的老太太吗？唉！我说太太，陆大小姐！你的才学大，我诸事都仰仗你，你在我名下高傲点不要紧，老太太虽然也没有什么才学、总是我底娘，你的婆婆，人生一辈子，就是孝道要紧，……

丰 谁说不孝顺她来？你要数落我！

玉 我没说你不孝啊！我不是数落你，我是央告你。

丰
玉

央告我什么？

你听啦，人生一辈子，要尽孝，就是大大的给老人家儿做几回生，象我们这样人家儿，穿的、吃的，那算得什么；顶难的就是老母亲七十岁的整寿。要不大大儿的办一回事，办个风光热闹给人家看，那不成了忤逆不孝，给人家骂吗？而且……

丰
玉

你说呀！你央告我什么，你这就算央告我吗？

我央告你，打起精神，替我张罗张罗这一场喜事，要象个面子，不要懒心懒肠，好象别人家儿的事似的，明年岳母——你娘家妈，满六十，我重重的报答你，好不好？

丰

我怎么张罗？张罗什么？定戏班子，定酒席，搭篷，那些这些，用得着我张罗吗？明年给我娘家妈做六十，我就没这们打算，我不要这个虚面子，或者我哥哥和你是一样想法儿。我吗？哼！只要平常日子让老人家不冻，不饿，省心，不恼，就得了，用不着在三百六十天中间挑一天出来尽孝。我对娘家婆家都一样，没有什么偏心眼儿。

玉

唉！（起身在屋内踱来踱去。）我说不过你，说别样吧！那件合同稿子，明天行不行？

丰

不行。我没工夫，过了后天再说。

玉

（向丰拱手。）得了，得了，我的好太太，修点儿好吧！好几天没往荷包装钱了，馋得怪难受的。请你修点儿好，快快把那合同弄好，赶紧签了字儿，进个十万八万儿的，心里也痛快痛快。我的好太太。

丰

你这些造孽钱，要弄多少才算够，你说我听听，

啊？

玉

钱还有个够吗！儿子四五个，总是你我底儿子，虽然是姨太太养的；你也并不是永远不生养的。一个儿子不给他留个百八十万，对得起吗？想起俺们推小车儿的时候儿，叽叽嘎嘎，胳膊儿腿都熬酸疼了，一天捞不到三吊钱，那时候想起俺们的穷祖宗，心里一天不知道要咒骂几多遍，如今搂得着钱了，还不足足儿的搂一气，那们傻，真等死了让后人来咒骂我，我那么倒霉。不说远了，就打比你那死鬼老太爷——我岳父，在我们县里人都说他为官清正——不要钱；又是世代科甲，书香之家。要不是没给你哥哥留下钱，我这卖苦力出身，两眼不识丁的人，就闹到做皇帝，他肯把妹子——你说给我吗？哼哼，为的什么？左不过为的这个东西。（手比洋钱的样子。）

丰

你今天怎么啦？我招你什么了，你这么牵枝带叶儿的来糟蹋我，挖苦我？（怒视玉）

玉

（顿现惶恐的样子。）呃！呃！呃！我没留神，我胡说八道，刚才多喝了几杯。该死该死。（自己打嘴巴。）

徐

（在门外搭起帘子。）舅老爷上来了。

陆砚传

（从门外进屋来，向玉兴拱手。）姑老爷，没喝酒？客刚散？

玉

（在躺椅上坐下。）唔！

砚

（坐方桌右面，对玉兴。）我先来过一趟，问说客还没散，没到上房来。

玉 唔！

丰 （问砚）你这会儿从家里来吗？妈好不好？有什么事没有？（仍旧看书。）

玉 你先来干嘛？（吸烟。）

砚 后天的戏派好了，单子在这里，请您看看对不对，（拿戏单交玉。）还有改的地方儿没有？不改，好叫他们拿去印。

玉 （接戏单交丰。）你看怎么样？

丰 （随手放桌上，仍旧看书。）我不懂。

砚 （谄笑。）我们姑太太，是向例不高兴看这些东西的，在家里的时候就这样。（随在怀中取支票一张给玉。）这七万块的票子，是台湾银行那笔钱的回扣。

玉 （接票点头。）唔！

砚 （自己怀中拿出纸烟来吸。）这里头还要请您划回五千米，给林四。这是预先许过他的，咱们下回还得要他跑路，拉拢好些个事哪！

玉 五千？（略为踌躇。）你到帐房里去说罢。

砚 还得您给帐房交代一句话才行。

玉 来呀！

徐 （应声进屋。）着！

玉 二爷在家里没有，叫他来。

徐 （应声退。）着！

玉 （拿戏单交砚。）你说我听，兰芳什么戏，是两出不是？

砚 是，一出《御碑亭》末了儿和小楼唱《霸王别

姬》。

玉
砚
玉

唔！龚云甫啦？

《行路训子》。

《行路训子》（沉吟）我们老太太生日唱《行路训子》？（沉吟。）我算张祥？我们老二算张义？我媳妇儿算个谋杀胞弟的犯妇？这还是象人话吗？改改改，不要这个。

砚
玉

《太君辞朝》倒吉庆，就是没有什么大听头。

谁上咱们这儿过戏瘾来了啊！吉庆就得了嘛！那就改《太君辞朝》罢！（拿笔改戏单。）

玉
砚
玉

我听说你同金钢钻很要好，是吗。

没有的事。

我不是要查你什么私弊；我想俊儿串一个坤角儿戏，因为我们老太太喜欢看坤角儿，给她做生，总得让她心里痛快痛快。

砚

那个可以，他就在我们本胡同里，叫他俊儿来一出罢，要什么戏？

玉
砚
玉

他什么戏好？

《辛安驿》。

《辛安驿》就《辛安驿》罢，你添上单子。（砚拿笔添戏单。）

徐

（在门外搭帘子。）二爷上来了。

丰贵兴

（进屋立玉兴面前。）什么事？

玉

（拿支票交贵兴。）你把这张票子拿去，另外单划五千块钱给他。（指砚。）

贵

没别的事吗？

玉 没别的事。（贵兴转身要走）喂，回来回来，今天收了多少礼？

贵 连东西，连寿屏幛对，收得倒不少。

玉 钱哪？

贵 钱还没笼帐，大概不到三十万罢。

玉 妈的，倒霉，老马做南京将军的时候儿，做一回生，收好几百万，我替老太太做生，又不是为我自己，倒收不进钱来了，真是人心不古，哼！金登榜送多少？

金登榜？（摇头。）没送钱，只有一堂寿屏，几样古玩。

玉 （拍桌子站起来，砚也跟着站起。）王八蛋，他没到任的时候说什们来着？掉脸就不认人了，非干他王八蛋不可。别人送些什么东西，有值钱的没有？

贵 有一座康熙五彩的佛爷，顶讲究了，古玩铺老冯看说是千真万真的官窑，这城里简直没有第二个；有也没那么高的尺寸，足够一尺七八，底下莲花座子是银子镀金的，有七八十两重，那倒不算什么。外头还有紫檀匣子。

玉 谁送的？

贵 就是他（指砚）送的。

玉 （向砚）你在哪里弄来的？为什么这么破费？

砚 （谄笑）破费倒没有什么，不过很淘一点儿神才弄了来的。因为姻伯母——老太太成天拜佛，我看那佛堂里供的佛像虽然有好几尊，都是些三两块的东西。我想：她老人家这们富贵的身份儿，冲著三两

块钱的东西见天磕头，实在不值当；况且您们面子也不好看，所以我弄这尊佛像来孝敬她老人家。您还没看见吗？

玉

他（指贵兴）不说我还不知道哪，谢谢你，你真会成全我的孝心，想得周到，教我们老太太舒心。提起康熙老佛爷，他是个有福气的皇帝，他御窑里烧出来的佛爷，一定带着好些个福气出来，供在咱们家堂里，一定还要大大的给我们赐福啊！太太。（向丰笑）对不对？

丰

（看着书要理不理的。）嗯！对，对！

玉

（向贵。）你去教人把那佛爷先搬来我看看。（贵转身要走。）

砚

二爷，二爷，请你把这个带去，交印刷局去石印，这是后天的戏单，印讲究一点儿。

贵

（接戏单出门去，砚仍坐原处。桌上电话机响。）

玉

（接电话。）你谁？——菊枝吗？……请太太说话？（递电话机给丰。）

丰

你菊枝吗？……你在那里……哦，哦！你今晚上不回来了，要伺候你妈……请大夫瞧了吗？吃什么药？……要吃犀角？这药很贵呀，一钱就要七八块钱，你有那么些钱吗？……你哥哥，哦，你哥哥借着些钱了。好罢，你就在那里侍候一宿看罢。喂，喂！你见我们老太太了吗？……人好不好？……有一点儿咳嗽？不很厉害？……是着了凉吗？……沾了一点儿气？……给谁呕气啊。哦，为什么事啊？……为什么不知道，……好，好，你告我们老太